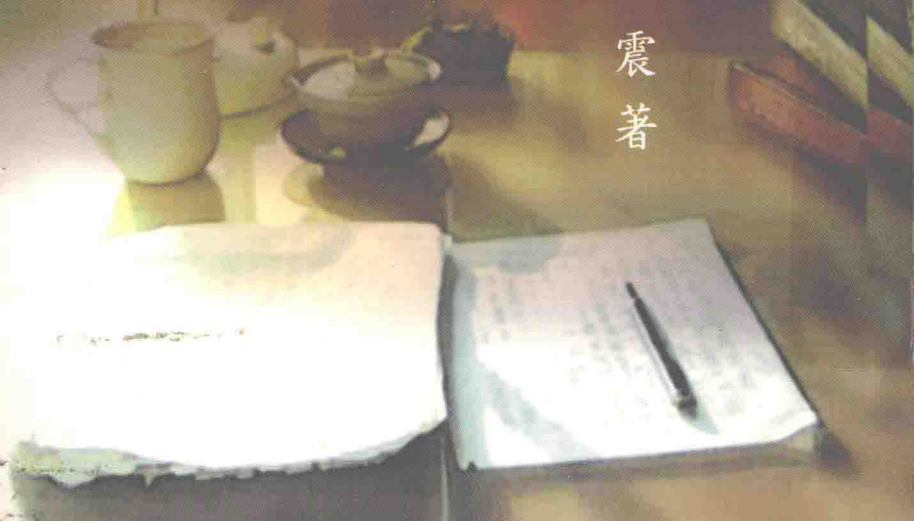


時還 讀我書

孫震著



三民叢刊 257

時還讀我書

孫震著

三民書局印行



時還讀我書 / 孫震著.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三民，2003

面；公分 -- (三民叢刊. 257)

ISBN 957-14-3742-5 (平裝)

1.

網路書店位址 <http://www.sanmin.com.tw>

© 時還讀我書

著作人 孫震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2003年2月

編號 S 85630

基本定價 參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4-3742-5 (平裝)



自序

陳其南

這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集，距離第一本《回首向來蕭瑟處》於一九九八年出版，已有四年之久。

在過去四年當中，我們的國家和我個人都發生了不少大事。先就國家而言，一九九七年下半年，東亞金融危機，從泰國開始，席捲東南亞各個所謂新興市場經濟和東北亞的南韓，使這些國家的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經濟成長率降為負數；經濟先進的日本和遠在太平洋對岸的美國也受到不利的影響。臺灣經濟雖幸能維持成長，但由於新臺幣大幅貶值，致使按美金計算的平均每人GDP從一九九七年的二三五九二元減為一九九八年的二三六〇元。一九九九和二〇〇〇年成長率略見升高，以美金計算的平均每人GDP於二〇〇〇年時終於超過一九九七年的水準。

但民進黨在三月的總統大選中獲勝，五月取代國民黨而執政，經濟成長率於二〇〇一年降為負值，平均每人GNP再度降至一萬三千美元以下，失業率上升，投資率下降，經濟發展前途黯淡，人心惶惑，不知將伊于胡底！

就我個人而言，我於二〇〇〇年三月民進黨勝選隔天之星期一向行政院長請辭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之職。六月，首次回返離別五十餘年之山東故鄉，探望將屆九十歲的母親；老母雙目失明，看不見兒子已滿頭白髮。母親在和我相會一個月後辭世，我恰在美國旅遊，未能適時接到消息。母親生於民國元年，享年八十九歲。

二〇〇〇年九月，我接受元智大學的聘書，重返教壇，再理舊業。陶淵明〈歸去來辭〉說：「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又說：「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對我而言，過去並未迷路，也不能以今是而判昨非，然而歷經艱辛，能夠從人生第一線從容退下來，繼續素志，像陶淵明，「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不能不說是一種福氣。這本書收集了我過去四年多所寫十八篇散文，其中半數是過去一年中的作品。過去一年，我的另一本著作《臺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也接近完成，算是我豐收的季節。人生苦短，韶光易逝，但因曾經努力，內心喜悅，不知老之將至。

我將這十八篇拙文，按其性質分成三部分。第一部為「人生」。這一部分的七篇文字，不論寫別人、寫自己或一般而論，大致都強調人生奮鬥努力的過程。個人因努力而豐富，群體因個體之努力而進步，而個體也從群體的進步中得到各種不同形式的報償。

第二部為「還鄉」。這一部分的七篇文字中，有五篇是我在過去一年兩度還鄉，深深為歷史和鄉情感動所寫。去年十月我參加山東大學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就近訪問聊城，並回平度老家安葬母親；今年七月又回平度祭拜母親去世二週年、父親去世十二週年，順道探訪即墨故城，即今平度古峴。聊城和古即墨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在西方和東方的名城。春秋時期齊桓公的霸業從聊城開始。戰國時期齊國的復興從今平度的古峴鎮開始。親臨兩千多年前歷史舊地，過去從書本中讀到的故事恍然如在眼前。

第三部悼念四位去世的師友。其中李國鼎先生和梁國樹先生的事功，臺灣的讀者應都耳熟能詳；尤其是被尊稱為「臺灣經濟發展的建築師」和「科技之父」的李國鼎先生。邢慕寰先生在經濟理論上的高深造詣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也素為臺灣經濟學者所樂道。傅安明先生早年追隨胡適先生在中國駐美大使館服務，胡適去職後，離開大使館到美國政府工作，晚年來臺灣幫助農委會利用航測遙感技術，繪製臺灣的基本圖和主體圖，因此

較少為臺灣一般讀者所知。然而他是一位愛國者，一位好朋友，一位愷悌君子。所以我將一篇紀念他逝世的講稿稍加補充，收錄在此，也想藉此彰顯一種溫柔敦厚的風格。

我原無浪漫的才思，亦少華麗的詞藻，無寧性格拘謹，經濟學的訓練又要求平實與準確，使文字受到拘束，乏善可陳。我只能說這本書中每一篇文字都曾用心經營，希望平實的記述中仍有若干情韻和一二啟發、感動之處。

工研院張玉華小姐和元智大學康聖鴻同學為本書初稿打字，我敬致感謝之意。

二〇〇二年九月十六日於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時還讀我書

目次

自序

第一部 人生

記得當時年少 3

——臺大入學五十年話舊

讀書、明理與做人 23

天生麗質難自棄 33

——領導者的條件與養成

人情練達即文章 43

要怎樣收穫先怎樣栽 51

第二部 還鄉

淡泊名利，樹立典型 59

留學生的報國與懷鄉 67

傅斯年的故鄉 81

故國神遊 91

——彷彿進入歷史的場景

《水滸傳》的世界 101

卻下大澤登古城 109

——平度記遊

近鄉情怯 121

長巷深處有人家 129

他鄉生白髮，舊國見青山 139

——《山東人在臺灣》書後

第三部 師友

哲人萎乎 147

——我所認識的李國鼎先生

相見亦無事，不來常念君 173

懷念邢幕寰先生 179

國樹兄安息 185

——序《梁國樹先生論文集》

第一部人生

少年易老學難成
一寸光陰不可輕

——朱熹

記得當時年少

——臺大入學五十年話舊

經濟與文學的選擇

我於民國四十一年七月考取臺灣大學，九月註冊入學，成為大學「新鮮人」，如今不覺已經五十年，而我也早從服務了四十年的公共部門退休，賈其餘年，繼續在民間部門工作。回首前塵，歲月飛逝，真如黃粱一夢。然而當時只覺長路漫漫，前途茫茫，不知何處是歸宿。

目前臺灣的高等教育學府大約有一百五十所，包括大學、獨立學院和專科學校。近年獨立學院迅速升格為大學，專科學校迅速升格為獨立學院，又升格為大學。然而民國

四十一年我考大學的時候只有一所大學，就是國立臺灣大學，三所獨立學院，即在臺北的師範學院（今師範大學），在臺中的農學院（今中興大學），在臺南的工學院（今成功大學），和四所專科學校。當時還沒有大學聯招，各院校單獨招生。我因興趣偏向文史和社會學科，所以決定只報考臺大經濟系和師範學院國文系。

我記得當年的考試臺大在先，我分配到的試場是徐州路臺大法學院臨濟南路近紹興南街一端二樓的一間教室。可能因為臺大法學院後來成為我學術生涯的起點，也有很長一段時期是我工作和生活的中心，因此常常會想起最初和臺大結緣的這一排教室。至於師範學院，究竟被分配到什麼地方考試，則事隔多年，印象模糊。

我一向考運不錯，關鍵性的考試像升學考試、轉學考試沒有失敗的紀錄，這次也如願錄取臺大經濟系和師範學院國文系。師範學院有公費，沒有生活方面的顧慮，臺大除了學雜費，還有生活上的負擔，師範學院畢業後由政府分發做中學老師，不過一定時期的服務也成為一種義務或限制，臺大畢業先要冒失業的風險，卻保有自由之身，有較多選擇的機會。那時先父與朋友合夥在廈門街賣燒餅、油條，生活困窘，自顧不暇，主張我念師範。可是家姨母怕教書限制我的發展，主張我念臺大。我自己則自知缺乏文學家

的氣質和才華，且認為學經濟將來除了維持家人溫飽，也許還可以對國計民生有一點小的貢獻，而且念經濟仍可兼顧文學方面的興趣，念國文可能較難得到經濟方面的訓練，於是下決心捨師範學院而念臺大。

想不到我進臺大不久就申請到「清寒獎學金」，不僅每月有生活費，而且學雜費全免，加以做家教和偶爾賺稿費，原來擔心的經濟問題並未形成太多困難。人生的道路總有一些險阻，要勇敢去面對，不能未經努力就退縮，但也不是只需努力就都能克服，其中也有若干靠運氣，讓我們學習感謝和謙卑。

臺大、太大

臺大在臺北市有三個校區，醫學院在仁愛路一段，法學院在徐州路，校總區在羅斯福路四段，經濟系雖屬法學院，但全校一年級的學生都在校總區上課。

那時的校總區沒有今天的規模。日據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雖然有很大的校地，但已經興建的部分不過是校園一隅。臺灣光復後，政府接收臺北帝大將之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由於財政困難，發展緩慢。從羅斯福路四段和新生南路三段交會的校門進來，右轉

上椰林大道，右手邊是理學院所在的一號館和相連的二號館，越過傅鐘是農學院所在的四號館；左手邊是圖書總館、文學院，和光復後新建的工字形工學院大樓前面的一排。如果我們把臺大校總區看作一座小鎮，則氣勢壯闊的椰林大道就是「大街」(Main Street)，和兩旁宏偉典雅的建築，共同形成「市區」(Down Town)。當年走完這條大街，大致也逛完了臺大小鎮的精華地區。

我們這一屆共錄取九七五人，在人文社會方面國內比較知名的人物有林文月、鄭清茂(中文系)、顏元叔(外文系)、傅偉勳(哲學系)、高育仁(法律系)、錢復、袁頌西、高英茂(政治系)、洪星程、簡弘道、李仲英、許士軍、于宗先(經濟系)等。大一新生上課都安排在上述主要建築以外比較簡陋的臨時教室、普通教室和大一教室。雖然當年的臺大以校舍而言，也許只有今天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規模，但對剛結束高中生活進入臺大的新鮮人來說，仍有「臺大太大」的感覺。尤其臨時教室、普通教室、大一教室夾雜不清，更造成不少困惑。記得開學第一堂課是英文，在「大一」教室。我因思慮粗疏，未能辨別「臨時」、「普通」和「大一」的區別，以致從文學院後方的普通教室找到進校門對面的臨時教室，又順著椰林大道，轉向如今所謂的小椰林大道，越過一條小溪才找

到上課的教室，已遲到二十分鐘，虞爾昌老師正在用英文慢條斯理講「假如我再是一個大一新生」(If I were a freshman again.)。我因為趕路和緊張，滿身大汗，這臺大的頭一堂課一個字也未聽進。

除了英文以外，其他課程好像都在臨時教室上。雖然事隔五十年，可是我對很多老師的印象仍然很深刻。侯家駒兄有次說，眼前的事不記得，過去的事記得很清楚，這是人老的象徵。還好我眼前的事也記得很清楚。我們的國文老師是孫雲遐教授，所用的教材是傅斯年校長時代定下來的《孟子》和《史記》。我至今常讀《孟子》和《史記》，並且常常引用，可能與當時的大一國文有關。有一次孫老師在我作文中寫了幾個字，對文中的一些句子表示欣賞，讓我飄飄然竊喜了好幾天。有一天我們班上余光華同學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描寫的是他自己，最後一句大意說：各位如想知道這個糊塗蟲是誰，題目下面的三個字就是他。這篇文章讓光華兄在我們一榜考進臺大經濟系的九十四位同學中一舉成名。

教中國通史的夏德儀教授給我的印象是夏天一襲香港衫，冬天穿長袍，神采飄逸。夏先生對教材的進度掌握精準，往往下課的鐘聲響起，就是他結束講授之時。於是行禮